歷史與空間

# 鄭板橋不怪

■顧農

■鄭板橋繪畫作品。網上圖片

■鄭板橋的書法作品。網上圖片

「揚州八怪」中鄭板橋（1693～1765）詩書畫三項全能，水平喜高，名氣最大，但這個人其實並不怪。他既相當傳統，又有些地方比較超前，是個正兒八經的藝術家；倒是「八怪」中另有那麼一兩位確實有點怪的。

板橋雖是「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」，卻一點不迂腐，甚至還有點現代人的氣息，例如他拋棄官職跑到揚州來賣畫，靠專業技能、知識產權過日子，這一點相當超前；因此也就很容易為二百多年後的現代人所理解。他賣畫時有自訂的「潤格」，明碼標價，並特別說明不收禮品，只要現錢，因為君子的所贈未必僕之所好，還是用貨幣來交易為好。這也大有道理，合於現代人的思路。

先前板橋常過幾任縣太爺，他審理民事案件非常合於人情物理，大得人心。有一次一位公公跑到縣衙來控告兒媳婦，說她竟然私自跑回娘家不肯回來，請求法辦。不是丈夫而是公公來告，事情已經有點明白了，再一查問，更加清楚，於是板橋大筆一揮，判道：

婦必戀夫，爾子胡待果好，焉肯私自歸家？應着爾子以禮去唤。不必控。

以調解為主，既分清了責任，也沒有直接批評這位專橫的公公，給他留下了面子——如此處理比較便於問題的解決。處於弱勢的小媳婦關情繞膝「以禮去唤」，何等有人情味！這樣的縣太爺自然很得人心。

板橋判案字的檔案現在還可以看到若干。人們太喜歡他的書法了，就千方百計把他那些隨手寫下的文牘弄出來加以珍藏——其中的字比他後來寫給那些窮得還要有味道。一起可為珍貴的文物。二十多年前出過一個影印本（《鄭板橋判牘》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），讀來非常有意思。例如《判鵝》中又有一則道：

爾有鄭錢四兩七錢，非貧士可知。東修應聽學生按季自送，何得借完糧名色橫索？不准。

看來此案的原告乃是一個勾結基層頭頭的財迷塾師，既搞亂收費而又惡人先告狀；為官正派的板橋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，正告他：學費「應聽學生按季自送」，不得非法橫索。板橋站在弱勢的窮學生及其家長這一邊。考慮到學生將來還要跟塾師讀書，所以沒有懲罰他，只是駁回其無理要求。

鄭板橋固然當過官，而人們更熟悉的是他作為一個藝術家。那麼他的立意思想如何？應該說也是很正派的，毫不怪異。他對百姓很關心，對官府的貪污腐敗很憤慨，對上司的橫徵暴斂很反感，對人民的疾苦很同情，這些都是很難得的。

詩話誰為準？統千秋姬公手筆，兒山定本。八斗才華曹子建，還讀老瞞著述。重打鴛鴦新譜，更五柳先生潛永。聖哲好建兼纔逸，總自栽本色留深分。一快讀，分倫等。

唐家李杜雙峰並，笑紛紛詩話爭論。

丘成桐認為文化修養對數學和科研的影響很大，他曾經說：「數學家以其對大自然感受的刻骨銘心的體會，來決定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方向，這種感受與科學家的文化修養有關。無論是選擇問題或者造新的方向，文化修養往往起到決定的作用。但是沒有數學的功夫為基礎，自然科學為副，但是沒有數學的人知識也無為。因為人知識也無為。因為人知識也無為。因為